

●〔苏〕贝拉·列昂尼多娃著

# 少女的美学

●沛之化国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B844.4  
257

少女的美学  
少女的美学  
少女的美学



〔苏〕贝拉·列昂尼多娃著  
沛之 化国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A0201328\*

# 第 一 章

## 相 识

在这一章里，作者在阐述自己的观点的同时，立即展开了严肃的评论。

让我们以“你”相称

亲爱的读者，由于我们即将进行的谈话要涉及到许多严肃的问题，因此，为了相互更好地了解，最好从一开始我们就谈妥，我可不可以用“你”来相称？这并非有意对您不尊重，而是因为只有这样，我们在进行开诚布公的谈话时才更随便、更轻松。

既然如此，就让我们以“你”相称，好吗？这就是说，我们已经谈妥了。

在我的想象中你是怎样一个人呢？你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具有中等文化程度或者中学就要毕业了。也许，你已经掌握了某种专业技术，并有了工作。或者你正在专科学校或某学院学习。

你喜欢读书，是吗？

你需要考虑很多事情，解决一些对你来说很复杂的问题，要知道你刚刚开始自觉地生活，在这种生活中你会遇到多少不同的事物！……在你面前会出现多少问题，多少谜呀！你对这一切是没法立即作出答复的，也不能马上作出决定。

有时会遇到一些非常自信的青年人，他们以为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看问题都比别人准确。如果你是属于他们那一类人，就请你合上这本书，它对你毫无意义。但是如果你有兴趣了解你的同龄人是怎样考虑、怎样理解“你所感兴趣的问题”，（让我打一句官腔！）那么就请你读下去！

这究竟是些什么问题呢？

你要知道，所有的人，不管是什么年龄，都是各不相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每个人对所发生的事情态度也会不同：一种人因为一点小事都可能酿成一场悲剧，而另一种人对什么事情都觉得愉快、轻松；一种人少言寡语，性格深沉，另一种人爱说爱笑，活泼开朗；一种人常常由于孤独而苦闷，另一种人总是乐乐呵呵地活跃在朋友当中；一种人多情善感，容易动感情，另一种人爱情

专一；……真是举不胜举。

但是在你这种年龄的任何一位姑娘无不懂憬着甜蜜的爱情，或者已经爱上了某人。她多想讨取自己的意中人的欢心。如果发现自己的外貌有某些缺陷，就常常独自伤心、苦闷。她常常冥思苦想，自己的命运不知会怎样。她渴望自己能生活得愉快、幸福……难道不是这样？

在我国，男女是平等的，这种权利是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成果之一，它已载入宪法，并成为我们生活中的现实。这种权利平等的思想在我们苏联人民的头脑中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我们，特别是青年人，认为若不如此，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最平等的权利平等不会超越男女性别不同而形成的特性。

当然，如今根据外表有时也很难确定哪个是小伙子，哪个是姑娘，因为有时他们身上穿的都是一样的紧身服，脚上登的都是一样的鞋，头上留的发型也几乎全都一样……有时碰到难以辨认的情况，我个人总是看脚：看看他们穿的鞋子倒可以马上辨认出来！但是问题在于现在的青年人又都改穿球鞋、运动鞋了，结果谁是男，谁是女，仍然还是个谜！

这是说笑话，你是怎样理解的？这样的姑娘一味追求的只是时髦的装束，只此而已，但这毕竟不是最实质的问题。实质终究是有的，这就是任何姑娘不管她穿的是裙子，或者是紧身服，无一不具有女性的特点。

一个姑娘不管外貌怎么样，总带着一股女子气：温柔典

雅、多愁善感。她固有的愿望是找一个强壮有力的男人做依靠，然后成家立业，养儿育女……暂时让这种愿望深深藏在心底——它既然存在，迟早要表现出来，这是不可避免的。

你们当中是不是有人为这种论断愤怒不已，并且坚决不同意？这有什么，再过些时候你们就不会反对的。我让你们相信，一定会是这样的。请你们记住我的话。

自然属性往往这样安排，男女之间的关系主要责任落在女性身上。因此每一个姑娘，自打她意识到自己属于“弱者”的那一时刻开始，自然对与这方面有关的生活问题比她同龄的小伙子更敏感，更容易激动，这是自然的。（虽然这并不是说，小伙子对这些问题就不感兴趣！）

这本书其所以称之为《少女的美学》，是因为在书中把女性的问题放在首位。对此是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况且在另一本书里将专门谈谈小伙子的问题。然而本书所阐述的有关人类命运和道德问题，在我看来，不仅有趣，而且不分性别，对所有的年轻人都是很有教益的。

当我开始写这本书时，我承认，有不少使我为难的问题：是否一定要局限于你的同龄人，也就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和姑娘们生活中的事例呢？但是我考虑再三，如果只让你的同龄人“占据”本书，那就势必要缩小眼前所发生的问题的范围，而你将迅速成长起来，很快就会超出这个范围的。此外，你的同龄人的经验通常与你本身的经验没有什么两样。

因此我决定摆脱年龄的框框，向你介绍一些不同年龄的各种人的情况。他们的生活经验会使你受到很大教育，迫使

你思考很多问题。

还有一事使我为难：我忽然想起你还坐在课桌旁边，正在准备功课，在班级日志里给你记上了分数，其中还包括对你的品行所作的鉴定！而我们的谈话有些涉及的是成年人的问题，有时甚至是重大的问题。应该怎样协调一致呢？是不是为时尚早，是不是过于提前了？！

不，如果认真想一想，既不过早，也没有提前。我甚至主张在你们的课桌上和习题集摆在一起的应该还有一本《苏维埃法律基础》，你们必须懂得法律。在学习物理学和化学的同时，十年级学生还应学习《伦理学和家庭生活心理学》——许多学校已经开设了这门课程，而且证明这是非常必要的。

在你的一生中，青少年时代那无忧无虑的生活跟成年时代的独立生活的门槛是紧紧挨着的。

现在你已经准备做妻子、做母亲、当家庭主妇了……

什么时候，当然不是现在，凡与你的将来有关的一切是这样使你激动和感兴趣！

“但是现在就和年轻的姑娘谈论夫妇生活，谈论对丈夫的爱情，甚至还要谈到离婚，难道这是允许的，是合乎道德的吗？！”成年人当中，有妈妈、爸爸、甚至老师会这样质问的。

我认为，这样做不仅允许，合乎道德，而且提前和他们谈谈这类问题完全是必要的。当然，不是从一年级就开始进行，而是在他们刚刚为性意识的问题所动，当他们男女个性开始形成的时候方开始讲。把这种谈话推到以后去讲是没有

远见的。是的，“以后”再讲也许晚了。

我们的相识应该是双方的，因此我，这本书的作者，先来自我介绍：

多年来我为了完成报纸和杂志编辑部的任务已经走遍了全国各地。我会见过莫斯科的大学生和在莫斯科近郊职工学校学习的年轻的纺织工人。我写过有关女市民和女庄员的通讯报导。我到过所有的加盟共和国，在北方的冻土带我乘着麂拉的雪橇跑遍各地，在炎热的布哈尔我和一位非常美丽的乌兹别克女人一起走遍了祖姆拉德。我参加过立陶宛姑娘组织的辩论会，辩论的题目是友谊与爱情……总而言之，我到过很多地方，会见过很多人，而且在我写的主人公里，确切些说，女主人公当中有些人就和我建立了真正的友谊，我们的友好关系一直保持到如今。

我的年轻的读者们，如果不是在十多年里我系统地熟悉了大量信件——姑娘们给妇女杂志编辑部的来信，仅凭我个人的经验、我亲身感受的各种印象，我仍然无权和你们进行这种谈话。

这都是不寻常的信件！这是姑娘们从大大小小的城镇、乡村和一些极小的农庄写来的，一句话，是从我们辽阔广大的祖国的各个角落写来的。

这些信反映了姑娘们所不理解的各种问题：“我干什么工作好呢？”“在世界上是否真正存在着爱情？”“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我们谁对：是妈妈，还是我？”“能原谅背叛和失节的行为吗？”“如果我是一个不漂亮的姑娘，我该怎么办？”



……除了这些提出问题的信件之外，还有不少“自白”的信件，信里姑娘们极其坦率地谈到了自己和自己的感受。也有一些是就某些事情进行议论与谴责的信件……

尽管写信的人彼此毫不相似，但从她们提出的问题并加以议论当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使她们激动的、总的来说，都是同类性质的问题。

就是这些信件使我确认，眼下我们所进行的谈话对广大青年读者来说是非常需要的。正是这些信件确定了本书所涉及的问题范围。

如果你希望在这本书里能得到有关怎样操持家务、如何注意自己的外表、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的有益介绍和教诲的话，那么你会感到失望的。现在就这方面的内容已经出版了不少好书。而《少女的美学》是从另一方面为自己提出了完全不同的任务。读过这本书以后，也许，你对自己和周围的人都将另眼相看，将以新的标准评价各种事物，对某些事情开始深思熟虑……

在这本书尚未正式出版之前，我把手稿给一些姑娘们读过，因为我想听听她们的意见。几乎所有的姑娘都对它表示赞赏，几乎个个都同意我的意见……但在她们当中有一个叫涅利娅的姑娘则坚决否定我的全部看法。因此我想在这里先同她进行一次谈话。

## 同涅利娅的谈话

这位当代女郎在任何问题上都不同意我的观点。

“是的，您的观点我坚决不同意！”涅利娅说，“专门为姑娘们写书，而且还用了这样一个过了时的书名——《少女的美学》！对不起，这个，依我看来，太俗气！”

“为什么呢？要知道，我强调的是书中所涉及的问题，你没法回避——它们一向使所有的姑娘激动不已！”

“可以设想，这些问题能使姑娘们激动，可我们毕竟不是小说中所描写的上一世纪的小姐！我们对这些问题是感兴趣，然而我们完全是用另一种观点来看它们的！而且解决的方法也与过去完全不同，要知道时代在前进……”

涅利娅是一个相当聪明伶俐的姑娘，她在外语学院二年级学习。她的风度给人的印象很深，没什么可挑剔的：亭亭玉立，善于打扮，至于穿戴就甭提！……简直就象莫斯科库兹涅茨大桥上样品展览橱窗里的模特儿一样。我每次从这些橱窗前经过时，总要停下来欣赏一下里边的服饰，并为这些艺术家—模特儿的想象力所倾倒。可是我暗自思忖，难道在现实生活中真有这种打扮？！原来，真有人这样打扮。涅利娅

就是其中的一个。她穿的连衣裙是用最时兴的料子做的，样式就不必说。并且她穿着非常适称。涅利娅有自己的审美观，这一点不容置疑。她知道，怎样打扮自己……

涅利娅神态自如，和我谈话时彬彬有礼，甚至非常客气（毕竟我是作家）。但是我深深感到，由于自身的某种优势，她显得极端自信。瞧她那股高傲劲，自然不难理解：“我年轻、漂亮、非常时髦，我的一生前程远大，你们的谈话、训导和忠告根本不能同它相提并论！”

“您瞧，比如，您在书里写了怎样求婚，”涅利娅接着说，“请您不要见怪，我读起来简直笑破肚皮！谁现在还兴求婚呢？！纯属是旧时代的遗风陋习，简直落后于形势！”

“你敢肯定所有的姑娘都是你这样想的吗？就算都这样想，那么在你自己和你的同龄人身上，你还看到哪些新时代的特征？”

“我们通常都不注重这种虚假的礼节，”涅利娅说，“如果细想起来，在您那个时代您可是做了旧习俗的俘虏喽！”

“你要知道，按你所理解的‘虚假礼节’是……”

“您就看一看我们这些姑娘吧：她们想穿什么就穿什么，想怎样打扮就怎样打扮，想梳什么发型就梳什么发型……”

“就是这一些吗？太少了！”

“我想象得出，假如过去在街上出现穿紧身服的姑娘会怎么样！准是所有的人都怒气冲冲地群起而攻之。”

“未必如此。不过凡是新式摩登，特别是奇装异服一定会遭到人们的歧视和抨击。先是认为穿‘超短裙’简直是伤风败

俗，极不文明，可是后来渐渐地也就习惯了。现在人们对‘超长裙’的态度也是如此……时髦的概念总是随时代而异，时兴一阵，又过时了。紧身服也不例外。不过就目前而言，我深信紧身服是当然的时代特征，这也是一种习俗。”

涅利娅茫然不知所措地缄口不语，接着又突然想起什么来，说：

“当然，不在于时髦与否的问题！然而，在您那个时代您认为姑娘首先向小伙子表白爱情是不体面和不应该的。接个吻嘛，那就要问：‘如果你突然发现这不是爱情怎么办？！’出嫁了么，势必要问：‘你考验过对方的感情吗？他追求你有多久了？’总之每一步都要看看周围人、看看父母亲的态度，说什么，‘他们是怎么想的……’”

“公爵夫人玛丽娅·阿列克谢芙娜会说些什么呢？！”<sup>①</sup>

“正是这样！《聪明误》过时了，这一点我知道。可是您却遵循了那些陈腐不堪的旧风俗！而我们摆脱了它们的束缚。恰好是您，老一辈人，同这些旧习俗妥协了。”

“真的吗？”

“当然是，难道现在还有人会对姑娘们想穿什么就穿什么、想怎样打扮就怎样打扮而进行指责吗？”

“你还可以补充一句：或者她和一个小伙子搂着逛大街也指责吗？”

---

<sup>①</sup> 这句话是引自俄国作家格里鲍陀夫的著名喜剧《聪明误》中的台词，玛丽娅·阿列克谢芙娜是一位在上流社会中有声望的公爵夫人。——译者注。

“对，还有逛大街！这有什么了不起！为什么要羞羞答答，躲躲藏藏呢？”

“是不必羞羞答答、躲躲藏藏的，而有些事情是不便公开的，只是为一个、两个人预先规定的。依我看，在大街上拥抱和接吻毫无意义。或许你们，青年人自己也认为没有什么意义吧？”

“为什么……”涅利娅耸耸肩膀说，“我们把一切都看得比较简单，再没有可说的了。这一点甚至从使用的术语也可以看得出来。”

“什么术语？！”

“您过去怎么说？‘他在追求她’，是吧？”

“对啊，现在呢？”

“现在不同了。比如说，‘他在跟她搞对象’或者‘他和她对上象了’。您明白吗？”

“明白，这有什么不明白的。可是在结婚之前需要‘搞’多久或者‘对’多久呢？也有新规定吗？”

涅利娅傲慢地笑一笑，说：

“要知道，结婚登记处不会马上就给登记的！提出申请以后，势必要过两三个月，也就是要等两三个月。”

“这样做很好。”

“有什么好，”她立即反驳道，“白白浪费时间。想结婚，就结婚，不喜欢，就分手。离婚现在很自由。”

“唉，遗憾呐！”

“您希望不离婚？就那样硬绑在一起，让痛苦折磨自己

吗？”

“不，我希望不离婚，一起生活，而且要生活得好。”

“噢，这样是很走运的。”

“涅利娅，你要知道，结婚不是抽‘彩票’！”

“现在您该说了，应该怎样去了解你的对象，怎样考验自己的感情等等，是这样吗？”

“你不是已经都说了，还重复干嘛……”

“难道象从前那样，要经过长期的追求和考验，难道那时候的人就不会失误吗？那时候不理想的婚姻照样有的是。反正人们还没有在一起生活，就不能说，他们今后是好还是坏。”

“尽管如此，可以肯定说，太早和过于匆匆忙忙地结婚是很少能长久的。这是统计学专家调查的结论，是无法推翻的。”

“什么叫‘早婚’？是加速度吗？现在如果你到了二十二岁还不结婚，那就得好好考虑考虑后果了。虽然如此，但是很多姑娘并不急于结婚。”

“要是产生了爱情呢？”

“哦，要是产生了爱情……或者是碰上合适的人，就应该结婚。”

“等等，等等！你是说：‘合适的人’。你这是怎么啦，难道你把有没有好处的婚姻看作是不是现代化吗？其实这早就过时了！过去才时兴这一套，这是肯定无疑的！”

“您怎么能这样比较！……”涅利娅非常自信地说，“过去的婚姻讲究实际，那种婚姻，一句话，只是为了有口饭吃，

为了抵债……”

“现在是要看有没有小汽车，要看能不能到国外去旅游，要看对方职务高低……”

“得啦，就是这样！”涅利娅不好意思地说，“一般来说，我个人暂时还不准备结婚。非常必要！为此得操多少心呀！可这样对自己来说，我才是主人，可以从生活中获得一切……”

“一切”，这在她的心目中是漂亮的“附设”品，是一种设备，仅仅是为了舒适、为了消遣……依靠爸爸和妈妈的工资过活。

“涅利娅，你靠什么来过这种豪华讲究的生活呢？靠‘长辈’吗？”

“我用自己的奖学金买衣服！”她高傲地反驳道，“父母只给我买必需的物品！”

（我很想知道，她所指的‘最必需的物品’是什么？）

“那么你吃、喝、玩、乐都靠什么呢？”

她哑口无言了。

“你认为这就是现代化的生活吗？靠他人供养的生活也是现代化的特征吗？”

“人们现在都这样生活。全靠父母的支援。”

“我知道，我知道这一段短序的含义是要让父母一直供养他们的孩子到拿退休金为止……”

“但是我们暂时不能靠自己啊！一旦我开始工作了，那时就……”

“好啦，我们先不谈这个问题。那么，你认为你要得到生活中你所喜欢的‘一切’，不是吗？但是，再过上一年、两年、五年以后怎么办呢？那时会有各种款式新颖的衣服、各种有趣的旅游活动、新的追求对象，或者说新的伴侣。新的对象，我不知道，用你的术语该怎样称呼他。你会永远喜欢他吗？可是你这样生活的最终结局会怎样呢？”

涅利娅不自然地笑一笑，说：

“为什么要考虑那么远呢？有一首歌拿来唱唱不无裨益：生活——在过去和将来之间这只是一瞬。应当抓住它，及时享乐。”

“那么你不认为这种玩乐哲学对一般人并不适宜，而是针对那种一文不值的交际花而言吗？对待生活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只能成为一条寄生虫。”

“您要开始指责我追求物质享受了，”涅利娅敏感地指出说，“这是徒劳无益的。凡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对我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喜欢阅读，喜欢听音乐，还常常去剧院……”

“顺便说一句，你想过没有，凡是只珍惜生活中的一瞬、对他们来说并不存在什么将来的人是不能创造任何精神财富的么？为什么非要到那个时候才去创造、去工作、去伤神呢？为什么？为了谁？”

“您从我的话里竟然得出了如此严肃的结论，”涅利娅说，“可是我哪里说过这种话呢？”

“你要知道，一个人在生活中没有真正严肃的感情，不尊重自己，也不尊重别人，不愿付出任何劳动，没有明确的生



活目的，那么最终他只能是一个既无益于社会、也无益于自己的人。”

现在涅利娅开始自卫了，她说：

“向来就有人指责青年人犯了弥天大罪！并且还吓唬他们，正象您吓唬我一样……但是，正如历史所证明的那样，世界决不会由此而受害。社会照样前进。”

“不错，但请你稍许想想，假如社会是由一些除了玩乐之外，在生活上任何要求也没有的人组成的，这些人只把爱情看成是恋爱过程中的一段插曲，把美纯粹看成是追求时髦，而把一切工作看成是沉重的负担；对他们来说，什么家庭、孩子、忠诚待人、忘我精神、潜心工作、感到自己为人所需的要求——所有这一切都是陈旧的抽象概念……这样的社会还能够存在吗？我还没有说，社会要停止前进呐！至于什么摩登，什么时髦一类的词藻——难道这是问题的本质！它们不过时兴一阵也就过时了，说不定又要出现别的新花样。”

“我们将要象所有的人一样，也会逐渐变老的，”涅利娅和解地说，“青春不常在喽！”

“不对，空虚的青春才会给一生打上悔恨的烙印！而真正的青春是经久不衰的，特别是使精神上永葆一股活力。如果一个人不沉湎于生活琐事，也不自己摧残自己，保持了纯洁的心灵和清醒的头脑，那么他将永远是年轻的。你可以相信，一个在三十岁以前就不相信任何人、也不相信任何事、自暴自弃的人，他的命运的确是可悲的。然而，这是必然的规律，如果一味鼓吹你的个人主义的人生哲学：年轻时就要向生活